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分記卷三十六

宋　程公說　撰

書十八

禮樂書第一

宗周功德自文武出衰於厲幽文武之基息矣禮樂賞罰自天子出降而諸侯天子之重去矣春秋之作聖人謹乎名分者于以存禮樂於將墜扶王室於既微也而自隱公始其以昉乎東遷而為十世之始歟不書即位

知受命之正自是失矣與邾儀父宋人盟皆書曰及知
盟誓之禮自是違矣來賵仲子而冡宰書名則以訓嫡
庶名分之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以正人臣私交
之失也貢賦不共而武氏子來求賻朝覲不時而凡伯
南季來聘況僭郊僭羽大雩禘祭雉門兩觀舉先王之
制而蔑之春秋可勿作乎魯在春秋為禮義國若曰猶
秉周禮若曰周禮盡在魯若曰諸侯於是觀禮則禮樂
必有考信者而以僭自怙豈周公制作本旨哉明堂位

曰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此末造也而謂成王之賜與周公之受者妄也如曰成王以天子禮樂康周公又曰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祭統亦云賜之以重器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凡此皆漢儒雜記非吾孔氏雅言也嘗考於詩書得之矣周公相成王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由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其忍廢諸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為周公報而命爾元子俾侯

于魯實寓曲留周公之至心傳者曰周公拜前魯公拜
後此殊典也周命諸侯班班冊書則無有是矣及公在
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邑姑孔
安國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此又侈其報於
既歿感之切待之厚於是乎證然方公之留治洛也成
王以秬鬯二卣綏寧公使之明禋于文武言公之功可
以薦神明而無媿而曰拜手稽首以承文武休享則君
臣之際嚴矣公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是公未

嘗居此錫且弗敢宿留王命也成王之恭周公之孚皆可以示萬世詩書之所載孔子之所刪定吾斯從之矣平轄既東禮廢樂壞迄於春秋諸侯貪冒侵欲不忌魯因以並緣曰吾固周公子孫也而僭佚漸啓聞諸傳曰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故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又奚請惠公請之則是魯未始有天子禮樂成王初不之賜伯禽亦莫之受也隱繼惠而

立天下無道至是而兆成矣春秋始隱則惠之始僭不得書待郊有變而書之聖人微意也然魯則亦有不安者焉周之郊以長至而魯郊於啓蟄曰吾以祈農事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青黒緣者天子之寶龜而魯之寶璋判其白弓綉其質龜青其純制異而不齊禮駁而不純此周制所無有魯之子孫咸竊而亂之昔者夫子入大廟每事問非惑之蓋疑之也諸侯之廟而有天子禮樂故問以見正焉是以為禮也馴至大夫之世三

臣設撥視桓楹季氏旅於泰山皆竊禮之不中而舞八佾以雍徹敢於僭天子之樂降而陪臣執國命則從祀先公竊寶玉大弓皆肆為之其源蓋有自而又何誅焉若乃列國之制春秋所不詳録宋禮之舊夫子謂不足證而吳楚之即夷則非可以論禮第釆傳文列諸下方備著魯一代行事於上以傳世變云

王狩一

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非廵狩而曰狩所以伸天子之尊罪晉侯之不臣也

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河陽

王臣聘魯者八

周禮時聘結諸侯之好諸侯朝于天子則天子報聘於諸侯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春秋王室愈卑魯未甞朝天子而遣使聘魯者八則禮用之非宜矣故在周盛時用之為禮於春秋為非宜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曰非正

其以是歟

隱七年凡伯　九年南季

桓四年宰渠伯糾　五年仍叔之子

八年家父　莊二十三年祭叔

僖三十年宰周公　宣十年王季子

來求者三

先王制九等之貢以令天下無有遠邇畢獻方物車服器用非特供王之奉又以班寵邦國間有錫諸侯未聞

有求於諸侯也春秋邦國貢賦不入雖喪紀之具車服之用帑金之費不能自給反求乎下著非禮矣穀梁傳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又曰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歸賵賑者三

車馬曰賵珠玉曰含脤膰之禮以親兄弟之國禮也平王賵妾母於前襄王加賜妾母於後敬王不待助祭而歸脤非禮也

隱元年宰咺歸賵

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

定十四年石尚歸脤

來錫命者三

桓公篡立生而王不能討死又加寵文公居喪未終成公未嘗入覲而錫之命著非禮也

莊元年榮叔來錫公命

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

成八年召伯來錫公命

王臣來會葬者二

周禮凶禮以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一曰喪禮哀死亡

春秋世則異是矣經書天王十有二而莊僖頃三不志

崩明王室不能赴也平惠定靈四不書葬見諸侯不復會也葬僖公使叔服來葬成風使召伯來是天王反逆施於諸侯

文元年叔服會僖公葬

五年召伯會成風葬

王臣來者二

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郊特牲曰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

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書之不正其外交

隱元年祭伯來

桓八年祭公來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

春秋王室弱伯權盛諸侯莫有事君以禮者矣故大夫如齊如晉數書簡册至如京師雖間見之殆不過因事而往兩朝王所而曰所言非其所也一如京師而不曰

朝言非主乎朝王也

僖二十八年公兩朝王所天王勞晉侯于踐土晉侯召天王于河陽

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成十三年公如京師

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

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

王臣與諸侯會盟侵伐者十一

春秋自隱至閔無王臣盟會之文至僖公五年齊小白會王世子于首止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重耳繼起乃致天子盟王人有甚於小白然考二霸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克服强楚威振中國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亦莫或忤矣偃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外假尊周之名而實以伉已也

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

八年會王人盟于洮

九年會宰周公于葵丘

二十九年會王人盟于翟泉

文十年及蘓子盟于女栗

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

十七年會尹子單子伐鄭同盟于柯陵

會單子伐鄭

襄三年公會單子盟雞澤

昭十三年會劉子盟平丘

定四年會劉子于召陵伐楚

逆后嫁姬者四

自逆者而言王者無外王命之斯為后矣故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從父母所子而稱化天下以婦道也書王姬魯為之主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明年紀季姜歸于

京師

莊元年王姬歸于齊單伯送王姬

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命伯之制

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賜命為侯伯而傳不志其辭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輅服弓矢秬鬯曰王謂叔父

則有命辭故文公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傳亦述其策命之文曰昔伯舅太公以下以見齊之世為侯伯也然命之非正蓋與予盛時侯伯之制矣杜預曰因昬而加襃王室不能命有功

饗醴命宥

凡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以助歡敬之意惠王即位虢公晉侯來朝莊十八年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

傳曰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至晉文公納襄王（僖二十五年）朝于踐土（二十八年）王享醴命之宥凡再毛召之難晉景公使士會平王室（宣十六年）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子士會）會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則是亦僭矣

大路

僖二十八年王策命晉文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又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　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齊人城郟王城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夫大路天子車之揔名樂記曰大輅者天子之車也所以贈諸侯陳賜樂書曰蓋商制非周制也商尚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尚文大路豈玉路與雜記諸侯之賜有乘黄大路則諸

侯之大路蓋金路非玉路木路也金路曰大路猶熊侯曰大侯也杜預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為金路賜公孫蠆叔孫豹之大路為革木二路於義或然蓋周天子之路以玉為大諸侯以金為大大夫以革木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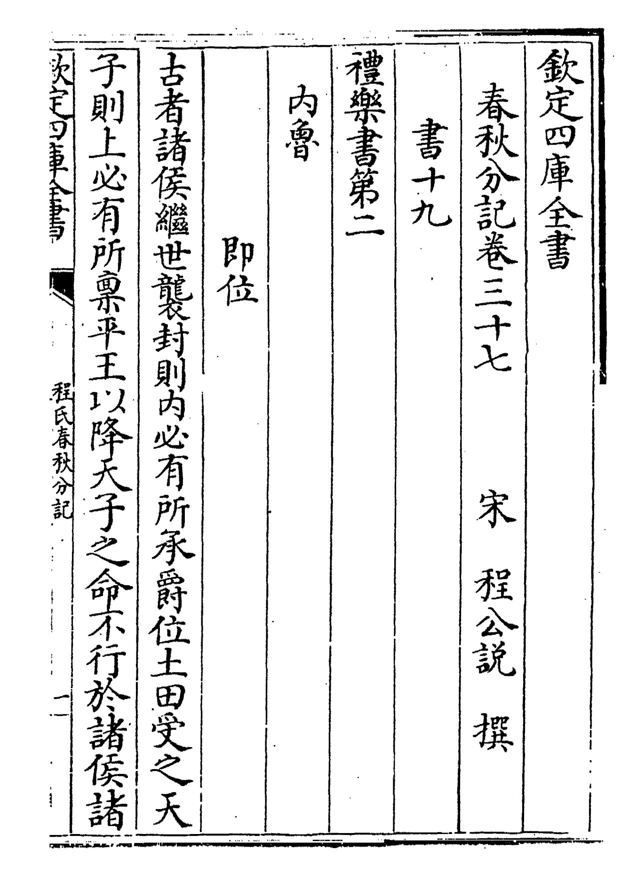
論樂

凡聲音之道由於人心至其發越則嘗與政通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於樂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若其等衰之辨莫嚴焉周德下衰禮廢樂壞王子頹享五大夫樂

及徧舞（莊二十年）鄭厲公享惠王于闕西辟備六代之樂（莊二十一年）下凌上替甚矣其後景王將鑄無射（鐘名射音亦昭二十一年）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細不滿他彫切）大者不槬（横大不入戶化切）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越明年夏四月王田北山有心疾

而崩傳者志之以見樂不可妄興也

春秋分記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三十七　　宋　程公説　撰

書十九

禮樂書第二

内魯

即位

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禀平王以降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諸

侯之嗣皆專立而無所請命入春秋之始隱公既不禀之王又内不承國於先君聖人即以王法奪之故不書即位而大義正矣其後文成襄昭哀皆受國於先君而不請命於天子者也莊閔僖繼故不書也桓宣繼故書者如其意也定公踰數月而後書即位變也

隱莊閔僖不書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朔

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天子頒

朔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朝廟北面受而奉行之周衰禮漸廢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謂我愛其禮蓋傷時怠於告朔名存實亡春秋首年雖無事必書春王正月其間或不告朔或不視朝咸謹書之或國君在外不備正朔者亦述焉所以奉天時謹人事端本正始以立王法也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春王正月皆書公在乾侯定元年不書正月

世子

桓六年秋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傳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大牢牛羊豕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之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公羊傳曰喜有

正也

婚姻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若莊公納幣於文姜之喪文公納幣於僖公之喪而莊公又以

儺人之子共祭祀皆書以譏之媵淺事書之亦譏也

內逆女五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

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外逆女四

隱二年秋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僖二十五年夏四月宋蕩伯姬來逆婦

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内女歸六

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十二年春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五年夏六月伯姬歸于杞

僖十五年秋九月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

媵四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成八年冬十月衛人來媵

九年夏晉人來媵

十年夏五月齊人來媵

納幣二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文姜之喪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

郊望揔有十二郊九望三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侯國而郊望僭矣書四卜郊五卜郊三卜郊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鼷鼠食郊牛皆因事以貶之聖人無容心也邵雍曰聖人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春秋為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禘二

禮不王不禘禘者帝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

侯而魯僭禘焉禮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禘非一因其喪未終而吉禘大祭而用致夫人變常黷禮故書二禘以著僭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諸掌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大雩揔二十有一 大雩二十又雩一

月令有司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之禮也凡雩天子主上

帝諸侯主星辰山川大雩主上帝者也雩而雨則言雩

雩而不雨則不言雩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雩

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秋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哀十五年秋八月大雩

烝嘗摠三 烝二 嘗一

凡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皆夏時矣周五月烝八月嘗皆不時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嘗

廟祭揔四

凡時祭曰有事祫祭曰大事諸侯之事祫祭為大凡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不復也不繹而已矣復非禮也

不復而繹亦非禮也凡名言其祭而繫所事者絲譏之也不名言其祭而特書所事者將有所見也

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宮廟摠十

凡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太室羣公稱宮太廟也太室也世世弗毀者也羣公之宮親盡則毀矣親盡而不毀非禮也凡宮宜立而立之則不書不宜立而立之則書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而升於廟過與不及皆非禮也

考宮一

隱五年秋九月考仲子之宮

丹刻二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宫桷

穀梁謂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天子之楹斲之而飾以黝堊天子之桷礱之加密石而無飾黝黑飾也堊白飾也爾雅地謂之黝墻謂

之至穀梁之言黝堊則楹而已范甯以黝堊為黑飾誤也

立宮二

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

屋壊一

文十三年秋七月大室屋壊

災二

成三年春二月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作主一

文二年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納郜鼎一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

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

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

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
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寶玉大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
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
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
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
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

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竊諸公宫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

定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夏四月得寶玉大弓

雉門兩觀

明堂位稱魯之宫廟與天子同者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公羊傳曰五坂為堵五堵為

雉則雉門天子之制也傳稱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則兩觀天子之制也魯僭天子舊矣春秋因其災以見之復書新作又以譏其僭王制而不能革甚之也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南門

穀梁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肆大眚

程頤曰舜典曰眚災肆赦臯陶曰宥過無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聞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辭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無辜莫斯為甚天子尚曰不可況魯國諸侯而敢專肆哉後世惠姦宄賊良民其泥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

莊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觀魚及社總五

觀魚書觀社書用牲于社于門書譏非禮也

觀魚一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

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才用反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觀社一

莊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用牲于社三

莊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論魯車服之失

車服上所以賜下也制有等衰之別用有上下之辨魯

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祀帝於郊而天王乃使家父來求車（桓十五年）則是上而反求乎下矣鞍之戰（成二年）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先路者革路若木路）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祝柯之盟（襄十九年）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及襄公在楚（二十九年）季武子使公冶問公起居公與公冶冕服則是諸侯而擅賜其臣及他

國之臣僭甚矣

論魯饗禮之失

周禮掌客王廵狩百官從者所過之國共其積膳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春秋世廵狩之禮廢僖三十年王使宰周公閱聘魯三公而下聘禮之變也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辭何以堪之孔穎達曰周公自謙也然亦以見王室弱周公非因從王廵狩而聘非周制矣凡牛羊豕共三百頭爲百牢天子

上物不過十二傳曰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魯待士鞅以十一牢昭二十一年待吳以百牢哀七年違禮甚矣

論魯禮之變

自隱公鍾巫之祭而祀非典矣

三代時治盛化行神不歆非祀民不饗非類故各有所主隱十一年傳公祭鍾巫至此三代典禮已廢所謂祭非其鬼諂也

莊公乘丘之役而士有誄矣襄公狐駘之役而婦人髽

而弔矣

檀弓云士之有誄由莊公始謂莊十年乘丘之役也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謂襄四年臧武仲與邾人戰敗于狐駘之役也凡檀弓皆主變禮言

冠於衛成公之廟則冠于阼以著代之禮失矣

襄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

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儀禮士冠無祼享之禮無金石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樂此蓋國君之禮也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在禮男子二十曰弱冠士禮也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誤也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為殤大夫不待二十而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武子

對晉侯之言則是行迫於盟主不守其言汲汲焉
即他國之廟非冠於阼之禮也左氏以為禮非矣
又甚而尚羔之制因會禮始習則典章文物之亡非一
矣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
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呂祖謙曰當時先王
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魯秉周禮尚不知羔鴈之
別至見晉卿大夫執之方且講明舉此一端則其

餘禮之不備蓋多又以推春秋末先王之禮散在天下無所統紀是以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道德仁義典章文物欲散而未盡非聖人脩之則天下後世無自考證矣然卿大夫所執乃帝王廵狩之禮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在虞則有五載一廵狩所脩在周則有十二年廵狩所脩尊卑上下之分政賴玉帛采章以别等差曾不辨羔鴈亦以東遷廵狩之禮久廢不講故歟

若傳載昭公如晉（五年）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女叔齊謂其焉知禮蓋其言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懿伯）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往年莒亂取鄫）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此段）善明禮之本與昭二十五年子大叔論禮為天地之經緯二十六年晏子論禮之為國與天地並異詞同意故

附載禮樂書則魯之不達於禮非一日也而明堂位言魯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亦近誣矣

論魯僭樂之失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傳曰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佾干羽之揔稱也羽象文德干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曰羽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禮樂舊矣群公之宮皆用八佾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

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明前此用八之僭也故曰厲
樂然用仲子之宮亦非也襄十年傳云諸侯宋魯於是
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王禮而魯有焉亦僭矣而
傳云禮者魯以是為禮也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
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
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音佩鄘衛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險當為儉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

胡雅切

息嗣切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文王樂曰美哉猶有感音憾詩維清奏象武也此文王之樂蓋文舞也美哉猶有憾美者美文王之德憾者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人以為憾也注言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何待文王淺也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傳以述魯藏周樂之制然實則僭也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用白金以覆其晃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明堂位曰魯升歌清廟周頌也下管象周頌武也朱

干赤大盾也玉戚斧也用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謂剥圭以鏚柲是也冕而舞大武周舞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皆非所當用於侯國者

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之宮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玉磬之音諸侯之擊玉磬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亦設錫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牲之禮也乘以大輅僭天子乘車之禮也

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自牲用白牡至俎用梡嶡無非天子之禮也自升歌清廟至納夷蠻之樂於太廟無非天子之樂也大武武樂也所以象征誅必朱干玉戚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覿故也大夏文樂也所以象揖遜必皮弁素積裼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公羊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誤矣

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昭公將出禘

於襄公二十五年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禮公萬舞二十六人而止存其二故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雖伶人賤工識樂之正然樂正而魯不用故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由先王之澤浹於人心者尚在不得其職則去又以見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惜乎其

不能用也蓋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彊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樂亂矣

春秋分記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三十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貢生臣李玉瓚

春秋分記卷二十八　　　宋　程公說　撰

書二十

禮樂書第三

晉

車服饗禮

晉文公圖伯定襄王于郟（僖二十五年）王享醴命之宥請隧

勿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文公不敢請受地而還後三年二十八年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宥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命為侯伯曰用平禮以平王時命文侯之禮也

平王享晉文侯以鄭武公為相今襄王享文公復用鄭伯為相舉祖宗舊禮故曰用平禮也大輅賜同姓詳見上戎輅專征伐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

平王亦曾以此錫文侯秬鬯一卣卣中尊詩所謂黄流在中也黄流即秬鬯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釀秬為酒有鬱金之草和之使芬香條鬯故曰秬鬯天子賜同姓諸侯乃秬鬯如宣王賜召穆公秬鬯一卣平王錫晉文侯秬鬯一卣至景公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亦出王之賜宣十六年既而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武子歸乃講求三代之典禮以脩晉國之法於是僭王禮矣其後魯會晉師于

上鄭魯賜晉三師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賜出於魯禮又變也成二年至若析羽為旌乃王制而齊鄭有之戚之會假羽毛於齊襄十四年召陵之會假羽旄於鄭定四年齊鄭則僭矣晉為盟主又從假焉皆其大夫為之也傳曰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著非禮也

樂

武王克殷成王定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

姑洗鐘名定四年悼公享魯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自晉以肆夏享穆叔非禮也又可歌兩君相見之樂乎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文子自成十八年為卿於此時已備用肆夏故公以之享穆叔穆叔以為非

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悼公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擊

鍾而奏此三夏曲肆夏一名樊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遂分為三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工歌文王之三不拜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綿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

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臣聞之曰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

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樂師凡軍大獻教

愷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示喜也蓋師出以律

則示其憂師還以愷則示其喜晉文敗楚於城濮振旅

愷入于晉尚此意歟

齊

管仲相桓公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顔咫尺敢不下拜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辭以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其視舅犯相晉文請隧召王蓋異矣然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管仲三歸反坫具官君臣昧於正身以啓五公子之禍至靈公僭王者為旌之制而為毛又不可訓逮其季世公室寖衰陳氏益强景公憂焉嘗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

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
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
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
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
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
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
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公不能用而齊後卒為陳氏代之云

宋

宋殷後也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

家禮曰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其典制有自矣

僖二十四年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襄九年警火一段亦見宋制度皆是殷之舊惟用馬於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或殷祭未可知特遠而難考文獻不足證殆此類歟十年宋公享晉悼公請以桑林荀罃

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宜乎舞師題以旌夏師譓樂師旌夏大旌也舞者行列以大旌表識之大射禮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亦其類歟宋王者後用天子禮樂桑林亦殷制也乃若文公之葬成二年傳言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則著非禮之失云

衛

武王克殷成王定之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雜帛）綪茷旃旌（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鍾宮）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以有明德故昭之以分物懿公之敗（閔二年）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大布（鹿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以聽復國也

穆公賞新築人仲叔于奚以邑（成二年）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
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衛在春秋僭
禮鮮少聖人因曲縣繁纓之子就其微以正之故曰惜
也謂其餘則不勝責矣

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
南方辟王也繁纓繁與鞶同馬大帶也纓馬鞅也
王路金路象路鞶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革路鞶纓

以條絲飾之木路以淺黑飾韋為般革鵠色飾韋為纓而以賜大夫非也

衛音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

蔡陳曹燕禮樂不詳見

昭四年傳鄭渾罕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謂蔡偪楚曹滕偪宋也然宋先代之後曹滕偪而從之尚庶幾焉若蔡以中國而從夷觀其盟會攻戰惟楚之從斯其違禮甚矣

陳

哀十五年夏楚伐吳陳侯使公孫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

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
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
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
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
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
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
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
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

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茍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陳小國而能以禮抗於強吳君子尚之

鄭

鄭伯爵也偪於晉楚而禮樂之僭尚多有之以諸侯而祖厲王

桓十四年宋伐鄭取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

宮者厲王之宮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

祖諸侯王宮之設於邦國非禮也劉敞曰鄭之祖

厲王猶魯之郊上帝也

賜其臣而以車服

襄二十六年鄭簡公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

命之服賜子産次路再命之服車服皆出於王而

諸侯自賜其臣非禮也

析羽以為王旌

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析羽爲旌王者所建而鄭有之非禮也

享王而僭備樂傳畧志之著其實也

莊二十一年鄭厲公享王于闕西辟備六代之樂僭也

子產以禮相鄭

子產相鄭以禮爲政善於辭令雖晉楚之暴莫能加襲

二十五年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之曰我先君武

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也二十八年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三十年子產治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豈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三十一年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

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執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

禮也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所善吾則行之所惡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昭十三年盟于平丘子産爭貢賦之次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晉人許之凡子産為政其於用禮師本王室而行大叔繼之祖其遺智觀趙簡子問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昭二十五年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昬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昬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

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此雖吉之言而曰聞諸

先大夫子產則子產信達乎禮矣至作丘賦鑄刑書盡壞先王法度與平日設施大異是猶溺春秋功利之習而不自知歟

鄭聲之邪

春秋惟鄭多以樂與人襄十一年蕭魚之會賂晉悼公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鐘二肆（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女樂二八人（十六人）十五年又以師茷師慧賂宋其鄭聲之謂乎蓋鄭衛為邪音由地近紂都染其餘習魏絳所

以勸悼公安其樂而思其終亦見悼公有驕志故規之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秦

秦自秦仲始大宣王命作大夫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車鄰之詩所為美也其後襄公以討西戎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終南之詩所為戒也然襄公既有周地好戰不已俗尚武殉葬非禮也

楚　吳

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胙子男之田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無分器吳之先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僭號稱王故狄之靈王為申之會（昭四年）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椒舉侍後以規過卒事不規曰禮吾未見者六焉又何以規夫差為黃池之會（哀十三年）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端玄端）其藉于成周（藉謂貢獻）以尊天王穀梁傳

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有論秦楚吳之事固不可以言禮矣

春秋分記卷三十八

春秋分記卷三十九　　宋　程公說　撰

書二十一

征伐書第一

古先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之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

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故農夫受田而食其力諸侯有國以報其功天子有天下而享其德此天之分然聖人盡制而已矣蓋封建公天下之大端井牧均天下之大法二者並行不悖而後天下治是以等威之分立爭奪之患消禮義興行俗化醇厚刑可措而不用夫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寘之市朝兵蓋刑之大者刑猶

可措而況兵乎兵刑一道與寓兵於農之意同藏用不
示習武不覿要使民閑於教而無鬬狠上藉其力下安
於義若國有師田之事則縣師始受法於司馬以作民
六官亦惟小司馬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
馬戎僕戎右皆不修官有事斯置事畢則將歸於朝車
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周衰
入春秋小役大弱役彊邦國等衰城池大小之制寖以
不明王畿不能備六師牙璋不能令邦國王人會伐惟

侯伯之命王師伐救非有征之師凡兵師討伐國無大小皆擅行之而征伐自諸侯出矣春秋始於魯隱公以政在諸侯之世之始也託魯以訓諸侯訓諸侯以尊天子而春秋之義明矣馴至宣公失政三家專魯師師征伐又自大夫出三軍作舍大蒐納叛舉魯國聽命焉兵權既移公室益卑逮昭公勢極而不之悟乃謀逐季氏叔孫氏之臣救之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公莫能令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勢之必至也已則不臣三綱淪

替又下而陪臣執國命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因三桓之子孫微矣若乃晉僭天子之制而作六軍齊更井田之舊而作内政鄭尚徒兵作丘賦楚𫎇偏廣賦車馬慢其經界廢亂典常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民數不可詳而車乘漸變古先王經世遺制日以廢壞異時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子罕則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考觀春秋之變大抵相觀以兵恃以為國有不能一日去者末流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尚武虩貴權謀使斯民日尋干戈要利於上極而為戰國七雄之爭又為秦鞅阡陌之變所謂寢兵措刑寓兵於農之深意掃滅無遺誅始禍者責有在矣用首志春秋所書征伐世變之迹以為永鑒至於列國將卒車陳征戍守衛之詳則比次傳文詳而述之亦不沒其實云

周制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宅田士田賈田遠郊百里官田賞田牛田牧田郊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園囿徑路三萬六千井為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車一乘四丘為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周禮所謂甸即司馬法所謂成也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則成十為終即周禮二縣加之半終十為同即周禮四都九六鄉十同蓋四十都也特異名耳二百里曰州州為六遂遂如鄉之法鄭氏云異其名示相變耳遂之軍法如六鄉三百里曰野野為削削亦家稍加邑之田大夫采地四百里曰縣亦曰邦縣縣為小都小都之田卿采地五百里曰疆疆為大都大都之田公采地都通為鄙所謂都鄙為寰內諸侯治之皆如遂之法鄭氏云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內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法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兵數也

凡民所與（音預）者軍旅田役而已任之以地之媺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

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

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

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

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

之以歲也

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故也

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酇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

以遂之大旗致之

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酇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於六鄉遂人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酇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無不率從也

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期不從政

役之義故民忘其勞舍之仁故民悦其德是以民

有餘力頌聲並作

隨處蒐狩自成什伍 案禮惟為社事單出田里惟與大追胥竭作此見蒐狩比屋作民

司馬遞而征之（案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旂物有諸侯軍吏都鄉遂郊野之別此見遞征）十年而役一遍終身無過一再公上給事更勞均佚不欲窮民之力遞征之法非偏擿也（鄭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佚遞焉）蓋鄉遂以次全軍充調不離部曲

案傳記如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之戎皆全軍

更役

在軍之士無非鄉族相望守助猶之田里

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

宿衛則聯其官

家有羨卒隸於師長閭里之故不失守備

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家三人中地可任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

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也詩曰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凡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

此異名也

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

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征伐當州之内即上二百一十國之州伯也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者也分天下而治謂之方即周召二伯分陝是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皆得專征惟伯得專討
詩序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
方伯自内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
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
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
是也

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孔頴達曰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賜鈇鉞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公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諸侯皆共四方之事譏兵不輕出也

案詩文王出車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九牧之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幽王大車漸漸之石爲東勞西逸而有不遑朝矣之嘆更以周禮司馬法參考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詩常武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爲司馬見史記）則繼兵不遽出也在易未濟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

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知所在皆成六師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此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

凡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通用千乘七萬五千五百人寰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之國百里車千乘三軍用五百乘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人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以司馬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則四境所出也五百乘則三鄉所出也曾三郊三遂有六軍之數而止三軍亦通用也次國七十里

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三十乘二萬五千人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萬二千五百人

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千乘此車人參兩以相

聯糾之法

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奉天子方伯州牧卒正連帥謂之元侯天子之三公為方伯其餘牧正帥則諸侯有德者為

之諸侯率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帥賦以從諸侯寰內外所以不同者寰內有遞征入衛之勞且各從其國制而寰外止共四方之事勞佚適等也

平王東遷西周之地盡入于秦東周之地亦復朘削王畿車乘卒伍不能充數又以王人戍申戍甫揚之水刺之畿兵自是輕出矣春秋初伐鄭之役雖有陳蔡衛人從王然合王室之衆僅有三軍則六師之衆不能備又非牙璋發軍之舊矣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

威權不自王室而出於霸主又其甚出於大夫而王政不足以令矣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洮則霸主專之昭二十三年晉大夫帥師圍郊三十二年晉合大夫城成周則大夫專之

王人會伐惟侯伯之命春秋王臣與諸侯會侵伐四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十七年夏會尹子單子伐鄭冬又會單子伐鄭定四年會劉子于召陵侵楚子突救衛非有征之師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王室之弱甚矣又其甚而戎伐凡伯于楚丘隱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成元年而夷狄之患熾矣凡此始終成敗之故可考而知也

春秋侯國兵制見於經者内魯為詳外諸侯之見於傳者詳畧不齊然變更王制大畧可睹矣

内魯

軍制始末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奢泰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

民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作丘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數矣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

禮記惟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令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也穀梁以為甲非人人之所能為杜預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明年戰于鞍四卿並出前此春秋未有累書帥師者 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

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根牟魯東界商衛宋也魯西南境衛北隣也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邾不再見蓋竭作也

穀梁傳曰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

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比蒲十一年于昌間二十二年又于比蒲者再定十三年十四年獨

異於他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强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丘賦之法因其田財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古者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今開田而賦軍旅之征非矣

三代而上兵權散王有邑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鄉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且太保相也非南宮毛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興禁旅夫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

兵無專將將無重權大畧可考是以兵滿天下居然若無廹及叔季諸侯更霸大夫藏甲春秋書三軍作舍大蒐師師皆譏專兵也

晉

軍制沿革

幽王遭犬戎之難王室東遷文侯股肱周室夾輔平王錫之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是專侯伯之事春秋曲沃武公并晉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莊十六年

周禮小國一軍豈以初并宗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雖
出於王亦以見其非正矣然自武公并晉自是國益大
傳曰武獻以下兼國多矣獻公好攻戰而國人多喪
葛生之詩所爲作也
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
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
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
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

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至閔元年獻公之十六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惠公韓之敗作州兵

僖十五年惠公獲晉呂甥言於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説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

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

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公二十七年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為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按楚蒍啓彊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

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及楚師敗績衡雍之盟獻楚俘于王王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雖非先晉之舊尚文侯故實故曰用平禮其後作三行以禦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為六軍案吳子晉文公召為前行

四萬以獲其志意即三行清原之蒐遂作五軍三十一年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襄公蒐于夷文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郯之戰宣十二年三軍增置大夫各二人則猶三行也至鞌之戰成二年郤克請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鞌之功上中下各增新軍成三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僭更王度若此厲公鄢陵之戰罷新上軍十六年悼公初尚四軍襄公八年楚伐鄭子展曰晉四軍無闕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考傳所書沿革得失之實著矣

軍政盛衰

文公圖霸其戰莫大於城濮按傳不過七百乘當時能服彊楚霸諸侯其後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文十四年蓋非止晉國之兵亦取之諸侯爾鞌之戰郤克再三請益兵遂以八百乘成二年傳稱麻隧之役十三年

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鄢陵之戰十六年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師有紀律悼公即位十八年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凡晉制每軍二百二十乘二正卿爲之一大夫十師下有帥旅平公即位襄十五年明年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自是政在大夫大原之役中行穆子去車爲步卒以敗無終及羣狄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而車戰寖廢矣

昭元年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

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杜云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又云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詳其文意不然魏舒蓋謂每車乘者三人步者七十二人彼但以十人健卒當我

一車則必為所克矣若困我於阨又為所克故請毀之以為徒兵而使五乘之人合為三伍其車下之卒各為一陳五陳相離而虛其中孔穎達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

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無專參偏之名

自是霸業既衰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昭二年比其季也昭公即位十年諸侯皆有貳心晉既無策遂掃境内之衆以治兵於邾南欲以服吴甲車四千乘十三年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耀兵矜衆雖以震動諸侯庶幾一時之彊然文悼之法亡六卿專晉之形成矣

兵官

晉以司馬司空為大夫軍行則置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軍行三軍將佐偕出則有御戎戎右杜預曰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校正掌訓諸御司士掌訓勇力之士軍尉候奄乘馬御皆悼公復霸初置成十八年成二年輿帥主兵車軍行有此大夫從者亞旅則掌散兵軍事又有七輿大夫

襄二十五年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皆軍內之官

齊

作內政

齊自太公賜履為侯伯之國至桓公相管仲仲說以先王比綴以度比其衆寡連其夫家度法也竱本肇末竱等也肇正也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為民紀統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唯士工商農不在焉計四萬二千家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士鄉十五韋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

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管子曰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云小戎俴收四里為連故二百人

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公將其一軍而使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今齊車一乘五十人萬人為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萬人吳子云齊桓募士五萬人未詳蓋如鄉

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聽鄉帥之治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斥地甚大非齊舊制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

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倣周變從徑便當時地廣參用王畿之制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敝明敝賢下比之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訾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功者而謫之亦嚴蔽明蔽賢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

則彊然齊自是無太公之法矣雖以此霸亦以此失

閔二年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其車甲之賦與常時異蓋出戍之兵隨事調役

古者一車甲士三人三百乘止用九百人齊法九

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以齊

法言之則三百乘當以甲士六千人今止以三千

人既違古制又非齊法杜注以為車甲之賦異於

常故傳別見之

簡公艾陵之役革車八百乘獲於吳人傳云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雖與桓公自師中軍之制異然三軍尚舊制云（哀十一年）

勇爵陳法

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賓嘉達於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大司馬不欲觀兵如此莊公以勇爵名官（襄二十一年）覿武甚矣其後伐衛之役（二十三年）廢舊臣任武力傳謂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

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先驅謂前鋒軍也申驅次前軍也御戎為右則公御右也貳廣公副車也左翼曰啟右翼曰胠大殿後車駟乘則四人共乘殿車也）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又明年而有崔杼之禍武不可覿兵不可黷有國家者所宜深戒也

銳師

成二年傳銳司徒杜預注主銳兵者定十三年傳齊師伐晉銳師伐河内銳師亦銳兵與銳司徒所掌同則齊軍制當別有此兵言其精銳以別之

春秋分記卷三十九